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四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

邊塞部十一

烏桓 徒河段

鮮卑 蠕蠕

軻比能 高車

宇文莫槐 突厥

突厥施

烏桓

原杜氏通典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



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于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鈔擊匈奴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于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以為宜復烏桓校尉帝從之于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

增文獻

通考曰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
遼西有丘立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
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
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獻帝初平中丘立居死從子蹋
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以雄北方建安十二年曹
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于柳城斬首二十餘萬其餘衆
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

鮮卑

原杜氏通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

焉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貢鄧太后令止烏

桓校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

築館以受降質也

桓

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

立庭于彈汗山獸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

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

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

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

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部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癰疽

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慮國內侮之患豈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夫恤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去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

見烏集秦水廣從

子用反

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

能得之間倭人善網捕于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

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至晉猶有數百戶

和平中魁頭與從父

弟騫曼

俱檀石槐之孫

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

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

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

雁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

明帝務欲綏和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

竟為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原杜氏通典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旂麾以鼓節為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

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虎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增文獻通考曰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用

其人為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立其子
丘不勤尚魏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鹿立部衆強盛自
稱單于莫鹿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鹿為鹿子翰
所敗悉俘其衆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鹿為
鹿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
敗遁歸漠北遂奔高麗其部衆五萬餘落徙之于昌
黎自是散滅

徒河段

增文獻通考徒河段日陸眷出于遼西因亂被賣為漁
陽烏桓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
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
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
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衆詣遼西
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强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目塵
有遼西之地而臣于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
騎封務目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務目塵之子

就陸眷立與弟匹碑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于襄城

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歸于遼

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

眷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

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

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

及冉閔之亂段龕

鬱蘭子龕音堪

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

使弟恪帥衆伐龕于廣固

今北海即其地

執龕殺之坑其徒三

千餘人

蠕蠕一

原杜氏通典曰蠕蠕

而究反

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

主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
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
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
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
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
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後魏獻文

帝皇興中其主予成

吐賀真之子

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

曰臣聞蠕蠕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彼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

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其理
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古于六鎮之北築長城
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于要害往往開門造
小城于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敵來有城可守有兵
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
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于苑
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

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敵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六鎮

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循北番以拔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

等郡界

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

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佚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孝明帝熙平初

其主醜奴

子成之子

弟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

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醜奴死弟阿那瓌立經

十日其族兄候俟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

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

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

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

今武威郡

于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

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

委質于前婆羅門歸誠于後漢時呼韓得同今美竊聞
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
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
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
壞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
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
于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
蠕衰弱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

絕如縆而今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
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鬪此兩敵即卞莊之筭得使境
土無塵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
主投身一期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
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
艱難前鑒無遠覆車在于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
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
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于上人散于

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基布以係今主耳高車
亦未能一時併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
弱唯以掠盜為資凌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
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
甚蠕蠕無復豎立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朝伊
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于東偏處婆羅
門于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
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

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騎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
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于事為便即
可永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
外為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
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厲使餘
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
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勦敵西北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
覆孤恩負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于我何損今不早圖

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
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
聚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
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
其利實多高車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
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
詣燉煌安置婆羅門

蠕蠕二

增羊屎粗計

牛犍難行

北史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又曰道

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為頑嚚每來抄掠駕犍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犍牛伏不能前別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于不易遂為敵獲今社稷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蠕蠕三

增論唐李延壽北史論曰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儵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產

收其部落剪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
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

高車一

原杜氏通典曰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
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
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
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奇斤氏本無都統大帥督
管每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 增北史魏道

武時分散諸部惟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後太武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牛馬羊亦百餘萬皆徙至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貢獻由是羶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于此高車之俗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

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
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
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彌俄突
立遣使朝貢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擒
醜奴繫其兩脚于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
其部衆悉入嚙噠彌俄突弟伊訥復國遣使奉表詔封
為高車王伊訥復大破蠕蠕興和中伊訥子比適又為
蠕蠕所破子去賓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

去賓為高車王

高車二

增破狼山

起鹿苑

北史魏道武討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又曰道武自牛川引大校

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于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拒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而九百餘落內附

突厥一

原杜氏通典曰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

太武滅沮渠氏

沮渠茂虔都姑臧謂之北涼為魏所滅

阿史那以五百家

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兕螯俗呼兕螯為突厥因以
為號唐武德三年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
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
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
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于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
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
之衆並會于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
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畧每優容之

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

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

襄王李大恩擊走之于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

觔令二國同于此膠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

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于幽州頡利率萬餘

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

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

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

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
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
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
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于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
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
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于
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率師討
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

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嘗面約和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繫之于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

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帥大驚
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太盛又知思力
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
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
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
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彼必大掠强弱之
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之必
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彼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

尅與和則必固制服突厥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寇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又一者彼或懼而修德結怨于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允頑驕恣必自

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
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
利遣突利討之師敗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
是怨恨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與頡利有隙請擊之
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接應三年薛延陀自稱可
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
委任疎遠族類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
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用度不給復重斂諸

部由是内外多叛上以其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于磧口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

朝謝罪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
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
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
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
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
其家口館于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
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
麋鹿縱其田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

大將軍賜以田宅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于事無益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于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布五疋袍一領渠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逆其衆

益多非國之利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充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于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徐充則乖物性

非含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奏言北荒自古至今未有如
斯之破敗者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讐若以其降伏
不即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奈何以內地居之
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日倍居在肘腋甫
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彥博又曰天子于物也如
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
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徵
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塞外

武帝不用數年之後遂傾瀝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
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
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衆歸我
援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
為農人選其首領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
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
宗用溫彥博計于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
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

中都督府以統其衆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陀為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于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畧頗為衆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篡位自立為可汗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

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
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
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臣聞陳湯統
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
班傳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犄角之勢也臣又聞
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
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掠
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

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
善之默啜于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上以思言
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
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于河
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
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
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
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

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
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于牛頭胡那山北
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

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初群議不同睿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

斬于城下軍中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壘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為朔方總管始築壘門

西突厥大邏便

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

因分為二

大邏便即阿波可汗

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

西至雷耆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
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
行至其北庭西域諸國皆歸附之 處羅可汗煬帝大

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于大
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渠長
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强大臣請以
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
孫

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略有隙遂分為別部
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立為步迦可汗達頭死後

其孫射匱微弱
不得為可汗

代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

于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
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
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
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
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
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
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于高昌會寧郡處

羅唐封歸義郡王俄貢大珠于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為寶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其地 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薛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于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于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

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
三人雜絲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
豐州都督封竇國公竇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
將軍 初曷薛那之朝隋也為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
薛那之叔父射匱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
海白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
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
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

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
庭于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
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
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撫與之并力
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
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
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
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

近攻正可權許其婚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
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
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貞觀元年
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
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于國部落咸怨為其伯父所
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屈利俟昆可汗初分統突厥種
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
推泥熟莫賀設為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力

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為
乙毘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肆葉
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沒卑達
干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
遁于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于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
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
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
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

及鼓燾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為
吞河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娥設
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
馬五百匹朝廷惟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
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
十箭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
咄六部置五大吸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失畢部置五
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

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失畢部落居于碎
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
設為乙毘咄陸可汗乙毘咄陸可汗又建庭于烏鐵曷
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燭觸木
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乙毘可汗既立建庭于雖合水
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
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

按乙毘
可汗名

薄布特勒
非欲谷設

突厥二

增 羶輿九轉

牙帳東開

北史其主初立重臣等輿之
以羶隨日轉九回 又曰可

汗恒處都斤山牙帳東
開蓋敬日之所出也

月滿為寇

草青記年

又曰
月將

滿轉為寇抄 又曰不
知年厯唯以草青為記

突厥三

增 詔隋高祖詔曰往者魏道衰弊禍難相尋周齊抗衡
分割諸夏突厥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
西虞懼周交之厚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

棄于沙漠猶復刼剥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
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庶之
勞除既往之弊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
而為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為虛費
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
民務于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
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
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

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
北應弦染鏑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
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突
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
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趨周槃
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為高麗
靺鞨所破娑毘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為鄰皆願
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

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懷
彼地咎徵祆作年將一紀乃獸為人語人作神言每冬
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
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
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
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
發北夫肆憤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
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

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
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以
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
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
復舊廣闊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
鼓息烽暫勞終逸普告海內知朕意焉

增表突厥攝圖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
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

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
荅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
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于戎狄
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
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
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
遠北面之禮不敢有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
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合真等奉表以聞

突厥施

增文獻通考曰突厥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為遠近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鄰西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番其地並為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婆葛代統其衆詔便

立婆葛為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婆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吸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在勢密遣使賂楚客請停婆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陰與忠節籌其事在路為婆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婆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導以討婆葛默吸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討婆葛殺之默吸兵還婆羅下部將蘇祿鳩集餘

衆自立為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頗善綏撫十姓
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
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為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
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
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
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詣安西牙市使
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令宣教與吾節
度使邪杖其使者留而不遣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

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僚遂于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情儉每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其下愛之甚為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子為

葉護費用漸廣，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為強盛。百姓又分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為可汗，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乃令莫賀達干統衆，俄又黃姓

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一

邊塞部十二

鐵勒 薛延陀 拔野古 僕骨
同羅 阿跋 契苾 多覽葛

葛邏祿

拔悉彌

都播

骨利幹

白雷

雷

斛薛

烏羅渾

鞠國

俞析

駁馬

大漢

點戛斯

庫莫奚

契丹

回紇

室韋

地豆干

驅度寐

流鬼

鬼國

鹽漠念

迪里

珠巴克

烏爾固

五國

韃靼

烏梁海

鐵勒

原杜氏通典曰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

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
韋紇拔野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
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契
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咥於尼護等勝
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萬
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叱干具海
曷比悉阿嵯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嶷海東西
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薛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菻東

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嗚昏等

嗚烏沒反

近二萬人北

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
東西兩突厥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
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
勒蓋言訛也

薛延陀

原杜氏通典曰薛延陀鐵勒之別部

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利頭率

部三萬五千來降陀蓋其後

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

咥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落中
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於葉
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毘伽可汗居大漠
之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
共擊薛延陀大敗之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
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
珠毘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
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

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牛馬多死遂後期太宗
於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其使者
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
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
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
今中國強而延陀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
扶服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
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

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微不得意勒兵南下謂養獸自啞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荅而止焉

拔野古

增新唐書曰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為拔曳固漫散磧
北地千里直僕骨東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
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
緞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
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唐貞觀三年與僕
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
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為都

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遣鄭仁泰擊之斬其渠帥天寶間來朝

僕骨

增新唐書曰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驕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長娑匐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州都督唐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

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同羅

增新唐書曰同羅在薛延陀北距長安七千里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俟利發時健啜為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阿跋

增文獻通考曰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溫葛西北勝

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啞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
以其地為雞田州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
顏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

增新唐書曰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
覽葛之南其長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
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
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為賀

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太和中
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

增新唐書曰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
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長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
以其地為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即為府都督死
以多濫葛塞匐為大俟利發繼為都督

葛邏祿

增新唐書曰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刺二熾俟或為婆匐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侃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為元池都督府即用其長為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強甘于鬪延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

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
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于北廷奔京
師葛邏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
於是葛邏祿之處烏德犍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庭者
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毘伽縛突厥叛寇阿布
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寢盛
與回紇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
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

拔悉彌

增文獻通考拔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屨屨縛之足下

屨先叶反
屨巨戟反

若下坂走

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舩焉上坂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

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剪髮樺皮為帽 新唐書曰
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殺突厥可
汗立拔悉蜜大帥阿史那施為賀獵毘伽可汗遣使者
入謝賜袍帶不三歲為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庭後朝
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

增新唐書曰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
回紇分三部皆自相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為廬無畜

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為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為服婚姻富者納馬貧者致鹿皮草根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

增新唐書曰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

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為元闕州其長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曰決波驄曰飛霞驄曰發電赤曰流金駟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元闕州更為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白雪

增新唐書曰白雪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

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
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
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
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于突厥頡利
可汗為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為寘顏州以
別部為居延州即用俟斤為刺史顯慶五年授其長李
含珠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雷

增文獻通考曰霄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鄰
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
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為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親征東西部奚皆平之盡有
奚霄之地

斛薛

增新唐書曰斛薛處多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
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唐時來朝列其

地州縣之

烏羅渾

增新唐書曰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
北六千里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桓大抵風俗皆
靺鞨也 北史曰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
地豆干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
隨原阜多豕有穀麥其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
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箏篳篥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

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鞠國

增新唐書曰鞠國或曰穢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

皮為衣聚木為屋尊卑共居

俞析

增文獻通考曰俞析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
大百姓衆多 新唐書曰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
貂皮

駁馬

增新唐書曰駁馬者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
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

雪木不凋以馬耕田馬色皆駁因以名國雖畜馬而不
乘資漣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類結骨而語不相通構
木類井幹覆樺為室各有小君長不相臣也 文獻通
考曰突厥謂駁馬為曷刺亦名曷刺國其地近北海經
突厥大部落五乃至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其
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好漁獵取
魚鹿獺貂鼠充食以其皮為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
皮根為盤盃唐永徽中遣使朝貢

大漢

增新唐書曰大漢處鞠之北饒羊馬人極頗大故以自
名與鞠俱鄰于黠戛斯古所未賓當貞觀逮永徽奉貂
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

增新唐書曰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
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
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後

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庭七十里南車師五
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骨稍號紇
骨亦曰紇圪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
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
面綠瞳以黑瞳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
多以環貫耳俗趨伉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
居多淫佚謂歲首為茂師哀以三哀為一時以十二物
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

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為麴糜糝以三月種九月穫
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為頭馬
有橐駝牛羊牛更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吐黃
羊獐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麋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
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雁鷺鳥鵲鷹隼木松樺
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
雨後必得鐵號迦沙為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
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為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

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為號服貴貂納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釳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氊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氍錦罽綾蓋安西北庭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氊為帳號密的支他首領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員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

餅餌樂有笛鼓笙箏篳篥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
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為甘婚嫁納羊馬以聘富
者或百千計喪不斃面三環尸哭乃火之踰歲為墓然
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為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同
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為
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駝四
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又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
百里許至鷲鷯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

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
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草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艇
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
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長皆為頡斤樺皮覆
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
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
昆本強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豪帥始隸薛
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渠長三人曰訖悉輩

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君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為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明皇世四朝獻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語訛為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為戛戛斯常與大食吐蕃葛邏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邏祿以待黠戛護

送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
回鶻遣師伐之不勝阿熱恃勝詬之回鶻不能討其將
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
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
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
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
并殺使者會昌中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
大悅班渤海使者以其窮遠能修職貢遣使持節臨慰

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驛官考山川國風詔
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
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侍中劉濛為
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幸回鶻破弱
吐蕃亂相殘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
戛斯冊君長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
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
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

幸衰亡又加黜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
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黜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
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
天顯六年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穆宗應歷
二年景宗保寧八年常遣使貢

庫莫奚

原杜氏通典曰庫莫奚聞于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
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竄于松漠

之間

其地在柳城郡之北

善射獵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

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

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

一名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

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 增文獻通考曰隋代號曰

奚突厥稱蕃人後遣使入朝唐玄宗世八入朝獻至德以後朝獻不絕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

憲宗世四朝獻咸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
不敢亢而舉部役屬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
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
阿薈部二曰吸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
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
馬踰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常為契丹守
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
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人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

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嘗
討奚平之置奚墮塊部太宗時奚王勞骨寧率六節度
使朝貢奚鈿勃德部進白麝聖宗時罷奚五部歲貢麝
鹿并諸部方物

契丹

原杜氏通典曰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
慕容氏所破俱竄于松漠之間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
與庫莫奚反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黃龍之北

數百里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庫克率其部
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庫克為持節十州諸
軍事松漠都督于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
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

回紇一

原杜氏通典曰回紇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上去長
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俟
斤死子菩薩立唐貞觀初與薛延陀俱叛突厥頡利可

汗侵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于天山大破之俘其部
衆回紇由是率其衆附于薛延陀號為活頡利發仍遣
使朝貢 增續文獻通考曰回鶻即回紇至唐德宗時
改為回鶻言其健鶻如鶻也常以公主妻之宋宣和間
常入貢尋恐其為邊害詔禁止之遼時貢獻不絕間亦
請婚不許

回紇二

增啓唐杜牧論回鶻啟曰伏以回鶻種落人素非多校

于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為羈旅之
魂食草萊之實白鬣驪駢之騎凋耗已無漣酪皮毛之
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
自兩漢伐北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
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
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
不能辛苦耳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
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

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
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
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
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
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
攝于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其所俘
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
餘萬落帝泚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

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
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今若以幽并
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
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紇之強弱猶如虎
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
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于掌股之中軌輻縣瓶湯
沃覲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

室韋

增文獻通考曰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

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

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

畧可汗常以吐屯潘埜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

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

後魏書自

契丹路經吸水蓋嶺了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

向西貢勃次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然多蚊蚋人皆巢

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滿吐

猶君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蘧蔭為室如突厥羶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棧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木為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其為死者妻也其國無鐵取給于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

部渠帥號乞引莫賀吐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為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于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桦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

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
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
韋婆蒿室韋訥北室韋達木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
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
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
之景隆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以後頻朝獻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時黑車子室韋以八部降尋
復叛討破之太宗時嘗進白廐又貢名馬穆宗時黃室

韋與大黃室韋小黃室韋俱叛聖宗以後頗為共命

地豆干

增文獻通考曰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顥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齊時亦入貢

驅度寐

增文獻通考曰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北其人甚長

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
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
異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流鬼

增文獻通考曰流鬼在北海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
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
居掘地數尺深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
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

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寮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韎韐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于是其君長孟犇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韎韐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

月行有夜又國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者未嘗通聘

鬼國

增文獻通考曰鬼國在駭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衣渾剝鹿皮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皮及蛇

鹽漠念

增文獻通考曰鹽漠念吐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

至可史檐部落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
多松樺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其長

迪里

增續文獻通考曰迪里遼太宗與穆景之世歲來貢聖
宗時殺詳穩以叛雖就招撫輒復叛寇烏爾固部節度使
蕭普達嘗討叛命迪里滅之有渠長頗白來貢馬駝興
宗後復叛後遼主為金所逼歸于其部邪律達石乃有
其地

珠巴克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時嘗來貢至聖宗之世而諸部皆叛興宗時復來貢自是始絕矣

烏爾固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征烏爾固部以烏爾固奚為圖慮
遼離奧畏三部太宗時常來貢穆宗時烏爾固叛掠居民
財物遣林牙蕭幹討之聖宗以後叛服不一至天祚時
入于金

五國

增續文獻通考曰五國與隈烏爾固部共節度使遼聖宗
統和二年邪律注以所轄諸部難制請賜詔給劍仍便
宜從事許之興宗時其長各率所部來貢方物道宗時
叛命左伊勒希巴蕭素臆討降之仍獻貢不絕

韃靼

增韃靼國在沙漠中其迤東曰威喇種落不一歷代名
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

宋曰契丹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而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齊古特曰塔塔爾曰克呼各據分地既而兼并明永樂間有瑪哈穆特封順寧王叛服不常屢親征之正統間瑪哈穆特之孫也先大舉入寇挾英宗北去明年送還其始瑪哈穆特與子托歡孫額森並居威喇而後共入河套部衆愈多內入愈

熾額森死小王子立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婁次阿爾哲
卜色次蒙郭勒沁太師額布勒殺阿爾婁遜入西海阿
著稱小王子子三長濟農次諸達次婁巴圖阿著死衆推
立布濟克青伊克罕有衆七萬分五大營曰浩沁察哈爾曰
昭阿爾曰布琳阿爾曰克寶克騰曰博勒巴噶必齊居中
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噶爾罕和勒敷三部岡留部營
三其長曰摩歡王罕哈部營三其長曰孟克保喇部營一
其長曰赫圖哩三部共有衆六萬居沙漠東鄙與朵顏

為鄰南部長曰巴爾達噶爾曰寔喇台吉有衆五萬
西部長曰應詔不曰阿爾托蘇曰蒙郭克沁永寔卜部下
分十營曰阿克蘇曰哈喇沁曰寔勒納蘭曰保喇曰達爾
罕曰寔保沁曰巴勒鄂特曰鴻和爾丹曰奴母嗔曰哈
布爾烏滿舊屬額布勒額布勒遁海西遂分散唯哈刺
嗔一營僅全阿爾托蘇部下分七營舊亦屬額布勒今
從濟農合為四營曰博郭斯曰納新曰巴哈薩納曰達
蘭衆至七萬蒙郭克沁部下分八營舊屬和碩今從諳

達合為六營曰多羅圖們曰威達爾曰烏紳曰巴約曰烏
嚕曰圖伽呼衆可四萬南有哈喇沁部營一渠巴爾達噶
鼐爾衆可三萬海蘭部營一渠寔喇台吉衆可二萬居宣
府大同塞北有烏梁海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
至今相攻又西為威喇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讎諸部
雖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諸部中唯諳
達最獷桀其子杭台吉尤善用兵隆慶間諳達執叛人趙
全來獻乃封順義王許開市通貢凡十一處在大同者三

曰得勝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張家口在山
西者一曰水泉營在延綏者一曰紅山寺堡在寧夏者
三曰清水營曰中衛曰平鹵衛在甘肅者二曰洪水扁
都口曰高滿塞其餘奉貢者六一婁巴圖後為吉巴圖
台吉等一杭台吉等今為徹里克等一永郡卜大成台
吉等一烏珍達爾罕台吉等一和囉齊巴圖爾台吉等
一濟農後為巴圖爾杭台吉等今為布色圖阿布該等
皆統于順義王歲以為常市各二日

明一統志續
文獻通考

烏梁海

增續文獻通考曰烏梁海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明洪武十四年封寧王于此二十二年夏四月詔以烏梁海之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峯口近宣府鎮者曰朵顏衛自錦義厯廣寧至遼河界者曰泰寧衛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接開原鎮者曰福餘衛自錦義渡遼河

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强分
地又最險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
也成祖靖難三衛赴義有功永樂初割大寧地與之徙
寧王于南昌改行都司于保定為大寧都司又增置布
爾罕衛今東起遼陽西距西海治皆其境也其風俗與
契丹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中峯形類馬孟其產馬
索駝黃牛瑪瑙樺皮白蒲萄其貢駝馬其承襲不分
真偽俱稱舍人正統九年竄伏迤北時出擾邊朝廷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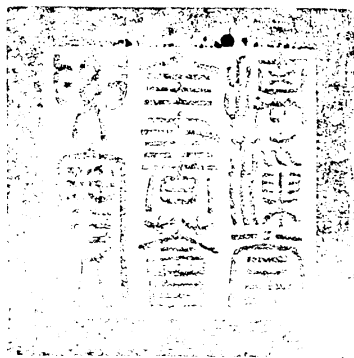
成國公朱勇與都督馬諒陳懷領兵三道出號二十萬
至全寧擊敗福餘抵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破之正德
時朶顏都督和坦子巴爾斯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
把兒孫死格呼台又為衆所推益肆侵掠邊人不得耕
牧陽順陰逆叛服不常明為外衛實明世肘腋之隱憂
也

謹案卷二百四十第十頁前一行漢時呼韓得同
今美刊本漢時訛何一據通典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奇斤氏按魏書及北史皆作異
奇斤氏

卷二百四十一第二頁後三行為毘伽可汗按唐
書作為真珠毘伽可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邱桂蟾